



罗周(左三)与主演们合影 受访者供图

罗周

一级编剧，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，江苏省剧协副主席。作品三获曹禺戏剧文学奖、六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，并获国家文华大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戏剧节优秀编剧奖等多个国家级奖项。入选中宣部“文化名家暨‘四个一批’人才(文艺界)”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大读家  
读书人，写作者  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

# 罗周：140 余部戏，就是我的黄冈题库

人间四月天，最是闲适惬意的时节。然而，过去的一个月里，江苏著名编剧罗周却格外忙碌。

昆剧《六道图》、扬剧《郑板桥》、闽剧《幻戏图》、秦腔《无字碑》、昆剧《世说新语》、越剧《织造府》……

她的六部编剧作品晋京演出。帷幕落下，掌声不息，罗周坐在台下，冷静、欢喜、哀伤，身处其中，又像置身事外。她说：“18年来，用全部生命去拥抱中国戏曲。”她说：“人生总要有一件事值得你为它倾尽全力地燃烧。”她又说：“我最近一直在思考，我将去往何处，以怎样的方式，给中国戏曲以新的回馈。”

对于大众，这或许是一次了解追光灯后，那个笔者的机会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 
宋经纬 王子扬

## 后天的“幸运儿”

罗周走上戏曲创作之路，纯属“偶然”。1997年，她考入复旦中文系，因为系里绵延数届的“演剧”传统，2000年，她执笔了话剧《韩非》，该剧由97级中文与复旦剧社联合演出，引起了关注，进而被改编为淮剧《千古韩非》，由淮剧名家梁伟平主演，登上了戏曲舞台。

“那时候，只要没课，我都会从复旦赶去淮剧团看排练，从文本到舞台，那么多活生生的生命投入，让我发现人与人之间，可以如此紧密地被艺术勾连在一起。”

2007年博士毕业之际，罗周作出重要抉择：去江苏写戏。

“初来时，并没有作为专业编剧的自觉，幸运的是，2010年，上天给了我一份礼物，我也接住了它，那便是昆剧《春花月夜》。当时我对昆曲曲牌简直一无所知，全凭一腔热忱提笔就写。”罗周笑称这是“无知者无畏的浪漫”，这份率性至今仍流淌在她的笔尖。

十八载春秋，她以惊人笔力完成140余部戏剧作品。人们问她为什么写这么多时，她回答：“除了写戏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对我来说，再没有比写戏更愉快的事了。”她又说：“因为我笨，只有写了这么多，才能写得这么好——这100多部作品，就是我的黄冈题库。”

创作扬剧《衣冠风流》时，因为初稿不尽如人意，她索性完全重写最后一场。自晚上7时动笔，一口气写到第二天凌晨4点。敲完“全剧终”，除手指之外，整个身体都坐僵了。罗周说：“周遭那么安静，却能感到这世界千万种喧嚣、千万个拥抱。身为编剧，这是最幸福的时刻。”

面对“天选之女”的赞誉，她更愿意分享创作哲学：“你永远难知命运将以怎样的方式予你馈赠、予你期许，你原以为眼泪滴入沙漠悄无声息，直到很多年后，掉头望去，清晰地看到生命河流的轨迹、看到那些转折与弯道，才明白，泪落之处，灌溉的是颗种子。”

## 戏曲与文学是“天生拍档”

戏曲与文学可以说是一对“天生拍档”，充满古典气息的文学作品与文质彬彬的戏曲表达，十分“意趣相投”。审美在不断升级，“文学改编”四个字，似乎又不那么简单。动不动“改编自某某”的故事，真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吗？以昆剧《世说新语》为例，这是

罗周与江苏省昆剧院合作的一部新“传奇”，剧本共24折，其内容始于197年，终于385年，横亘188年的岁月，走过了东汉末年的连天烽火，直走到东晋谢东山的生命消歇。罗周始终强调的，是在传承文化精神基础上的“原创性”及其与当下受众的“情感共鸣”，她说：“我所希望、所追求的，是即便你熟读了一百回原著，也想不到将在剧场里相逢什么；而场上，分明是第一次相逢，却又一见如故，仿佛邂逅了认识很久、也等待很久的朋友。”

罗周的剧本写作，一向以突出的“文学性”著称。她常常转述章培恒先生的话：“什么是文学？能感动人的文字就是文学。”繁丽精致的文辞用典，并不是她的追求。所谓“好诗流美如弹丸”，罗周说，她向往的，便是这流美，以及独特、准确、震荡感。

创作《春花月夜》时，她被张若虚这首千古名诗所吸引，却并不想在原诗基础上敷衍出一段普通的故事，也无意为张若虚撰写一篇传统的传记。令她着迷的是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，经历了些什么事，才能将宇宙与人生的关系看得那般通达透彻。

于是，她大胆发挥想象，让张若虚“穿越生死”，不仅为寻找一段失落的爱情，更是在狂放的想象中追索这首诗的诞生。依然青春的张若虚返魂重生，于明月桥头，重逢白发苍苍的爱人，这一刻，时空仿佛被击穿了，兴衰剥落，生命展示了最真实的样子。

罗周用剧作塑造了一系列文学家的舞台形象：曹操、曹植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贾岛、王维、苏轼、郑板桥、曹雪芹……他们形象鲜明，个性突出，仿佛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，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什么是好的戏曲作品？罗周引用她老师张弘先生的话：“有情有趣。”精彩的情节、典型的人物、丰富的情感……必不可少，却还不够。对戏曲文学而言，在落笔之时，就要充分考虑它与舞台的对接，与剧种特色、演员个性、程式化表演、声腔艺术的对接。“而文学，也是打开一部部戏曲作品的‘密钥’。与人物交流，让观众感受人性的美好和复杂，启悟生命的意义。”罗周说。

## 坚定的长期主义者

无论是艺术创作，还是文学创作，谁都不能一蹴而就。戏曲创作

更是需要长期积累和沉淀，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探索。在做编剧这件事上，罗周是个坚定的长期主义者。

她坦言，从2007年投身戏曲创作的这18年来，她就做了一件事——写戏。被问到有什么想对青年编剧说的话时，罗周回答：“减少焦虑，避免内耗。创作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，为什么而写？快乐吗？孤独吗？孤独中仍感受到快乐吗？甚至，苦痛中仍觉快乐吗？”

5年前，罗周就任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时，发过一条朋友圈：“我是为了江苏可爱的中青年编剧队伍，接受的这个职务；为了要将江苏给予我的惠赐再回馈给大家，接受的这个职务。我太明白这一路自己是怎样走来的，太明白身为编剧要吃多少苦、流多少泪，又能拥抱怎样的大欢喜。我很勤劳很认真地写了10多年，在老师们的扶持指点下、在院团主创们的信任帮助下，不断学习、积累，终于‘完成’了‘第一阶段’的创作。这第一座‘园林’，我用10多年时间总结绘写的‘烫样’‘图纸’，应与年轻的编剧朋友们分享。这，就是接受院长之职的原因。”

近年来，“江苏戏剧编剧现象”蔚然可观。这支队伍还在不断成长、壮大，为江苏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长远保障。其年龄基本集中在20~50岁之间，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95%以上，年轻化趋势明显。罗周与同仁一直致力于培养青年编剧人才，通过定期培训、项目实践等方式，为戏曲传承发展储备人才力量，让“罗周现象”不仅局限于个人，而是成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现象。

“一戏一格，每次创作都是一次新生。”罗周透露创作“秘诀”，年轻编剧们大可把每一次创作都当作一次新生。“让百分之八十的喜悦都产生自创作本身，另外百分之二十的悲喜就显得不那么重要。”创作本身是一件非常舒展的事情，它与功利性追求完全是背道而驰的。

她还说，要相信你的伙伴，相信剧场、相信观众。“有了文化自信，焦虑、彷徨都会大幅度降低。要知道，戏曲一定是让人感觉幸福、满足、快乐的事情啊！”

## 努力为观众端上“细糠”

戏曲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，要想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，就必须不断创新，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。

“年轻观众是非常有潜力的戏

## 你熟读了一百回原著，也想不到将在剧场里相逢什么

曲受众群体，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，对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追求。创作者不能一味迎合、取媚受众，而是要通过提升作品的质量，端上细糠，引领青年人一同前行，领略、探索、共享戏曲的无穷魅力。”罗周说。

以本次展演的闽剧《幻戏图》为例。它取材于南宋李嵩名画《骷髅幻戏图》。第一眼看到它，罗周便想为它写个戏。画上一傀儡艺人，身着纱衣，骨骼分明，俨然一副骷髅！他操持丝线，摆弄一小骷髅为戏。身后站着个哺乳的妇人。罗周说：“我觉得这是真的。800年前，真有这样一个人，以骷髅之身，相伴家人，浪迹江湖。”为此，她阅读了古代所有描述傀儡的诗文，发掘核象：谁人不是傀儡，被命运的丝线摆弄。有没有挣脱这丝线的法子呢？汤显祖给过答案：“情之所至，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”《幻戏图》在汤显祖的肩上，再向前一步，以极端的方式演绎人情之温暖、人性之温柔，演绎人类最脆弱处又是最坚韧处。幸运的是，这部作品相逢了福州闽剧院，相逢了主演杨帅、相逢了徐春兰导演。一听创意，徐导已泪流满面！最终，本剧“燃爆”全场，掌声、呼声、尖叫声连成一片，年轻人泪水淋漓，被生命之脆弱与坚韧深深打动。

同样，秦腔《无字碑》在京演出，也是一票难求。西安三意社社长、秦腔《无字碑》中武则天饰演者侯红琴在谢幕时看到台下观众久久不愿离去，听到年轻人直呼“秦腔厚重直击人心”，她感慨万分。

“历时6年的创排中，有过痛苦、折磨和不自信，罗周始终鼓励我坚定地‘用大秦之腔展示帝王将相’，最终这部剧以全新的戏曲语汇与诗意的舞台美学呈现，成为了三意社在创新道路上的‘破圈’之作。”侯红琴说。

对于未来的戏曲创作，罗周感叹，戏曲是什么？剧种是什么？从来都不是空泛的概念，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。他们付出一切，奔跑、绽放，也承担、消损，哪怕精疲力竭，也还在舞台上明光灿烂。她说：“台上台下，我太熟悉演员们了，对我来说，戏曲就是他们每一个人，对戏曲负责，就是对他们负责。同样，我也熟悉、热爱着观众，我们必须尽到一百二十分的努力，倾尽心血，展现中国戏曲越来越好的样貌，以回应他们的信任与期待。”